

玉機微義卷之二十八

吳陵劉純宗厚輯

後學

張汝曜微明

校

沈廷颺佩游

淋閼門

附小便不禁附胞痺

淋閼脉證

脉經曰少陰脉數婦人則陰中生瘡男子則氣淋熱結下焦則令人淋閼不通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論淋證主熱

原病式曰淋小便澁痛也熱客膀胱鬱結不能滲泄
故也或曰小便澁而不通者爲熱遺尿不禁者爲冷
豈知熱甚客于腎部干於足厥陰之經廷孔鬱結極
甚而氣血不能宣通則痿痺而神無所用故液滲入
膀胱而旋溺遺失不能收禁也經云目得血而能視
臟得血而能液腑得血而能氣夫血隨氣運氣血宣
行則其中神自清利而應機能爲用矣又靈樞經曰
腎主二陰然水衰虛而怫熱客其部分二陰鬱結則
痿痺而神無所用故洩便遺失而不能禁止然則熱

證明矣是故世傳方論雖曰冷淋復用榆皮黃芩瞿
麥茯苓通草鷄蘇郁李仁梔子之類寒藥治之而已
其說雖妄其方乃是由不明氣運變化之機宜乎認
是而爲非也或謂患淋而服茴香益智滑石醇酒溫
藥而愈者然則非冷歟不知此皆利小便之要藥也
蓋醇酒益智之性雖熱而茴香之性溫滑石之性寒
所以能開發鬱結使氣液宣通熱散而愈也

按此只是論熱因處治然寶鑑曰小便不利其治
有三不可槩論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洩瀉而小
便澁少者宜分利而已熱傳下焦津液則熱熱而
不行者必滲泄則愈脾胃氣澁不能通調水道下

輸膀胱而化者故可順氣令施化而出矣可見非
止於熱因也况又標本不同有論見後大抵三因
謂大率有五者總病機言也以氣爲本者氣行而
水自化也亦氣血之謂然有得之於胎氣者丹溪
云鄭憲使子年十六生七箇月後得淋病五七日
必一作其發則大痛水道下如漆和粟者一蓋方
定脉之輕則瀉重則茲視其形瘦而長色青而蒼
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
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柏末丸梧子大晒極乾熱
湯下百丸半日又下二百丸食物壓之又半日痛
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漆和粟者槐許痛減十
之八後張子中與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半兩又
下一合許而安父得燥熱尚能病子况母得之者
乎書此以證東垣紅絲瘡之事云云見婦人門

論淋瀝主寒

寶鑑曰痺論云胞痺者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

湯澁於小便上爲清涕夫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風寒濕邪氣客于胞中則氣不能化出故胞滿而水道不通其證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澁於小便以足太陽經其直行者上交巔入絡腦氣下灌於鼻竅則爲清涕也

按此則知淋濁有寒熱之殊大抵人之所稟虛實受病不同宜參脉理分治

論淋濁分三因

陳無擇云淋古謂之癰名稱不同也癰者罷也淋者滴也古方皆云心腎氣鬱致小腸膀胱不利復有冷

淋濕淋熱淋等屬外所因既言心腎氣鬱與夫驚思
恐憂卽內所因况飲啖冷熱房室勞役及乘急忍溺
多致此病豈非不內外因也大率有五曰冷曰熱曰
膏曰血曰石五種不同皆以氣爲本

嚴氏曰五淋氣石血膏勞是也氣淋爲病小便澁常
有餘瀝石淋莖中痛尿不得卒出膏淋尿似膏出勞
淋勞倦卽發痛引氣衝血淋遇熱卽發甚則溺血候
其鼻頭色黃者小便難也大抵此證多由心腎不交
積蘊熱毒或酒後房勞服食熱燥七情鬱結所致癰

閉淋閉爲病皆一類也

按此云五淋名各不同故兩存之然石淋世俗又名沙石淋子和曰世人多謂服金石燥熱之劑得之常見農家有此證豈是服金石之人也大抵是膀胱蓄熱而成此疾如湯瓶久在火中煮瓶底白碱而不能去沙石淋之證與此理同其論最爲得矣內經云少腹熱洩出白液亦甚似之也

論小便不利氣病血病之異

發明曰難經云脉有關有格何謂也然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關者甚熱之氣格者甚寒之氣是關無出之由故曰關格無入之理故曰格也按寒在胃中遏絕不入熱在下焦填塞不便內經曰人迎大四倍

於氣口名曰格氣口大四倍於人迎名曰關關則不
得小便格則吐逆夫小便者是足太陽膀胱所主長
生於申申者西方金也故金能生水金者肺也肺中
伏熱水不能生是絕小便之源也人輔相天地膀胱
之源自頭項下至於足故曰陽中之陰如渴而小便
不通者不得降是也故聖人立法皆用清燥金之正
化氣薄之藥茯苓猪苓澤瀉琥珀燈心通草車前子
瞿麥萹蓄之類皆爲淡滲之藥能瀉肺火而清肺金
滋水之化源也若熱在下焦是絕其流而溺不泄也

須用氣味俱厚陰中之陰藥治之長安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壅塞之極腿腳堅脹裂出黃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眠飲食不下痛苦不可名狀伊戚趙謙甫詣余求治視歸從夜至旦耿耿不寐因記素問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癰閉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梁積

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爲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爲關非格病也潔古云熱在下焦填塞不便是治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黃栢知母各一兩桂一錢爲引丸如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少時來報服藥須臾如刀刺前陰火燒之痛溺如瀑泉湧出臥具皆濕牀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余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可執一而不徧覽乎其

證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躁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濕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分別耳

謹按或問肝主小便淋洩今治法主腎何也然大凡病便數者多腎經氣虛而然淋瀝者有標本之分氣熱鬱結則膀胱津溢主約不利爲本病小腹痛不得便下焦氣脉實而不利是客約不行爲標病傷寒變極者遺洩直視是少陰腎先絕也故此三經干於下部爲病非獨肝也或脾肺之氣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清氣不降皆能爲癰閉腎氣虛而濁氣不升虛熱干於厥陰之絡陰挺痿痺而神無所用乃旋溺頻數人老年來多有此患腎虛極則水涸火熾真氣散而死也或曰若久寡居之

人病便數者豈腎氣虛乏不爲約乎然是金爲火
樂土爲水濡腑臟兼體相資之道失濕熱甚而經
脉縱緩亦成斯疾也觀先哲用腎氣丸等以收精
氣之虛脫爲養肺滋腎伐火導水使機關利而脾
土健實之意是也若全指爲
虛寒處治者是則一槩論也

論小便不禁或癰爲下焦虛實不同

內經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膀胱不利爲癰不
約爲遺溺註曰膀胱爲津液之腑水注由之然足三
焦脉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小便足三焦脉虛不
約下焦則遺溺也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
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癰虛則遺溺

王海藏曰因看盧氏醫鏡見薑附石脂硃砂丹一藥
味數分兩皆同惟丹硃一味用伏火者及治病有差
所治者小便數而不禁怔忡多忘魘夢不已之不同
耳見其不同而詳之乃得此之治疾不差且泛舉之
經言腎主大小便用主小便淋洩難經云小腸爲赤腸
是面赤色及便溺赤色者皆出心與小腸南方赤色
顯於外也經言下焦如瀆者正謂大小便也太便爲
陰爲有形乃下焦之下者也腎臟病爲腎主大便不
言大腸者明子行父之道小便爲氣所化乃下焦之

高者也謂肝主小便淋洩亦是子行父道爲腑病諸
氣化者皆腑諸有形血化者皆臟病所主此腑言膀
胱病此二證俱在下焦則同染有形無形及在臟在
腑有殊俱是丹田衰憊不言心火者以其相火代行
君之令故也細分之則膀胱壬水勝丙小腸者是不
傳陰則陰不病何爲有形病此爲陰之體也爲腑之
用也天地陰陽互爲體用以斯可見是明五臟者爲
六腑所用六腑者爲五臟所用明矣是有形皆爲傳
陰也夫小便不禁是膀胱不約爲遺溺此不傳陰也

是丹田胞絡受寒爲壬所尅大抵諸腑皆盛有形物
有形病皆在腑責其所來皆在臟也用伏火硃砂者
去其寒邪耳治法同者以其俱在下焦補諸刑火同
在胞絡耳以其胞與腎相對有系相通故也腎主大
便肝主小便所治安得不殊

按此論遺溺爲經虛之本病也然亦有悞服涼劑
太過而致者如東垣曰立夏前悞用白虎湯過多
致遺溺者宜溫藥升陽以解之是
也故用藥者當審誅罰無過之戒

謹按丹溪先生曰淋證多主於氣虛亦有死血作
淋者小便不通實熱者當利之因氣者宜吐之以
提其氣氣升則水自下蓋氣承載其水也痰多者
用二陳湯先服後吐痰氣閉塞者二陳加水通香

附探吐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用利藥而加劇先生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爲上焦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然此可見癰淋又不獨主於經病也

淋闕治法

治淋澁之劑

金匱腎氣丸治腎氣虛小便淋澁及婦人子淋

方見補虛門

錢氏導赤散治心經蘊熱小便赤色或成淋痛

方見熱門

局方五淋散治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澁不出或尿

如豆汁或成砂石或如膏或熱拂便血

赤茯苓

六錢

赤芍藥

山梔子

各三錢

當歸

甘草

各五錢

右㕮咀每五錢入燈心水煎

本事火府丹治小便赤少及五淋澀痛

木通

三兩

黃芩

一兩

生地

二兩

右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木通湯下
濟生小薊飲子治下焦結熱尿血成淋

生地黃

小薊根

通草